

三思樓月書之一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三思樓月書之一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每冊

中山路乙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徐 訐

出版者 夜 窗 書 屋

總經售 西 風 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

已出版之三思樓月書書目

戲劇四種

生與死

一元五角

月光曲

一元八角

何洛甫之死

一元八角

孤島的狂笑

一元

詩劇一種

潮來的時候

一元二角

創作五種

鬼戀

八角五分

一家

一元六角

吉布賽的誘惑

一元四角

荒謬的英法海峽

一元八角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二元五角

散文二種

海外的鱗爪

一元

西流集

一元四角

小品三種

成人的童話

一元四角

海外的情調

一元二角

春莊集

一元

著者 徐訏

出版者 夜窗書屋

總經售 西風社

霞飛路五四二弄四號

精神患者的悲歌

『E. 奢拉美醫師招考助手啓事 茲爲醫治一個特殊精神病的病人，需

要助手一名。資格：（一）對於變態心理及精神病有相當研究而有特殊興趣者；（二）年齡在二十與三十之間；（三）有非常耐心與勇氣；

（四）體格健全無特殊嗜好；（五）願意獻身科學而有犧牲精神。待遇：錄取後訓練一月或兩月，訓練期間每月支薪一千法郎，以後每月月薪四千法郎。應試者先把全身照相及履歷一份寄到北貝公路三四三號本醫師診所報名，四月三日上午九時到本診所應試。』

我讀完那本二月號心理學雜誌時，在書後看到這樣一個廣告。E·奢拉美醫師是有名的精神病學專家，我知道他有許多沉重的著作，不過我沒有讀過，但是散在醫學與心理學雜誌裏的許多研究的，實驗的，臨床的文章，我還讀到不少。

那時候，我對於變態心理學有特濃的愛好，對於精神病因而也感到很有興趣，但是作為醫師，我是沒有夢想過，因為我對於醫學完全是外行，這也就是我沒有讀過E·奢拉美醫師的著作的原因，因為在他的著作中，我相信一定有許多太專門的地方，我是沒有法子讀下去的。所以我對他談不到愛好，只覺得是一種尊敬。就是這一份尊敬，使我想到做他助手的光榮，或者我能夠在他的地方學習一點。其次就是這待遇的誘人，使我有這應試的衝動。

第二天早晨，我檢出我的照相，寫好我的履歷到北貝公路去報名。管理報名的是一個女護士，她沒有審查就接受了，但叫我填一張願意絕對服從，願意

受嚴格訓練的志願書，我填好了問她要考些甚麼。她說自然是心理學範圍以內的東西。

因此在報名回來以後，我用全副精神預備他要考的功課，自然我只預備我所愛好的以及我平時所注意的幾方面，因為如果他所考的是我興趣以外的，那麼那就是他需要另一方面的人材，我自自然不必一定要去。那時候離考期還有一個月半，我幾乎整天讀這類書籍與雜誌，所以到應考的那天，我自信如果他所要考的，就是我所興趣的，我應當很有把握了。

四月三日上午，我於八點三刻到他們的診所，看看應試的人一共大概有二十三四個，交談幾個以後，發覺他們幾乎都是醫學院出身的，有的是醫師，有的還是學生，像我這樣的人好像一個也沒有。我想這一定是沒有希望的，不過反正不費甚麼，試試也無所謂，所以我也安心下來，

九點到了，我以為應當是考試了，但是舉行的是體格檢查，非常嚴格的從

眼睛檢查起，一直到腳趾。

我於十二點半方才檢查好，說是明晨上午九時再去。

第二天我到的時候，有一位女護士正開始發出昨天的檢查單。她一個一個叫名字，叫着的人走過去；有幾個先被叫去的人下來了，我還沒有叫着，向那些下來的人問問，他們把檢查單給我看，有幾個因為眼睛太近視，批着『不合式』，還有幾個因為身體欠強壯，也批着『不合式』，有幾個則叫他們在隔壁的廳裏等候。

慢慢於是輪到了我，我這時對於錄取與不錄取，已經不很在乎，所以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情緒。但是我居然也在合式之列，被叫到隔壁的廳裏去。

廳裏佈置得像一個講堂，有一塊小黑板，上邊捲着一幅白幕，後面有一架映幻燈的機器。我看大家在桌椅坐下了，我也坐了下來，隔座一位應試的人，這時候還帶着一厚本關於醫學的書在看，所以我也沒有同他談話。

九點半的時候，有兩個女護士進來了，她們發給我們考卷與題目，她們說到十二點半的時候要交卷的。說完了她們就出去，室內只賸了我們十九個應試者。

這題目使我們大家都驚奇了，因為沒有一點書本的知識，也沒有一點經院學術的氣息，我們大家都覺到我們白預備一個半月，我隔座的那個剛才還在看書的朋友，這時似乎失望得更加厲害。

我很難形容這题目的性質，如果讀者一定要我報告，我想還是舉一二個例子爲好，不過我現在記得的也不多。其中有一個，大概是這樣的：

『假如你同你的病人一同在喝咖啡，她一定要把鹽當作糖放在你的杯內，你取甚麼樣態度？』

還有一個似乎更有趣：

『假如你的病人不聽你的話，他一個人溜出去在酒店喝酒，你追到時他已

經喝得半醉。現在請你擬三種簡短的話，勸他跟着你回家。』

題目幾乎有二十幾個，但是性質都同這些差不多。

我沒有在理論上有多大的推敲，只憑我直覺做我的答案，十二點不到我已經做好，我重讀一遍，那時有一個女看護進來，我就把考卷交給了她。

我回到家裏，再也沒有想到這件事，因為我不相信我會被錄取，最重要的是我對於這些題目，實在不知道應當怎樣回答才是對，如果有書本可查，我一定會查查我到底做對了多少；如果有甚麼理論可以根據，我也可以知道我根據的理論是對是錯。但是現在我只是憑直覺在作答，我相信許多醫師和醫學院的學生，一定會有臨床的經驗可以作根據的，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根本沒有抱甚麼希望了。

但是，出我意外，四月七日中午，我竟接到一封信，那是有 E·奢拉美醫

師親自簽字的，叫我四月九日上午到他那裏去口試。

根據上次的經驗，我再也不作甚麼準備，到九日上午，我一直到北貝公路去。

我在看護地方打聽，知道通知來應口試的只有三個人，昨天一個人已經考過，明天還有一個人來考，今天就是我。我被領到E·奢拉美醫師的門前。

E·奢拉美一見我是一個東方人，很注意，但對我很客氣，同我談許多閒話，問我哪一國人，問我家庭的狀況，問我的經驗，最後他的問話越來越希奇了：

『你會騎馬嗎？』

『會的。』

他於是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做一個記號，又問：

『你會擊劍嗎？』

『我不會。』我說，心裏不免覺得古怪起來。

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又問：

『你會運用手槍嗎？』

『我不會，從來沒有放過一槍。』

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又想：

『你會拳擊嗎？』

『不會，我不會。』當他在紙上劃記號時，我實在耐不住了，我說：『原諒我，醫師，到底你們是招考一個醫師的助手還是招考一個刺客，要不然你們可是要招一個武俠電影的主角？』

E·奢拉美醫師鎮靜地不作聲，最後抬起頭來，從鬍子裏露出和藹的笑容，低聲地說：

『你知道有時候醫一個有精神病的病人，除了精神病醫師的知識以外，還

要有刺客的勇敢與電影明星的訓練的。』於是他繼續的問：

『那麼駕汽車，你會嗎？』

『會的。』

『跳舞呢？』

『會的。』

『游泳呢？』

『會一點。』

他記下了，突然又問：

『你以前殺過人嗎？』

『沒有，沒有。』我驚駭地而乾脆地回答。

他又冷靜地記下了，再問：

『那麼你會甚麼運動呢？網球？』

『會的。』

『很好。』他說着又劃了一下，說：『檣球呢？』

『會的，但是不很好。』

『那麼駕船呢？』

『不，我只會划小板船。』

這樣問答有三十分鐘之久，他看看錶說：

『好。』

他站了起來，忽然拿出一瓶藥，倒出了三粒藥丸，放在一張紙上交給我，這使我非常驚奇，我說：

『醫生，我難道需要吃這藥麼？』

『不。』他笑着說：『我要請你做一件事，這裏有一個病人，他總不肯自然地吃他的藥，現在正是他吃藥的時間，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請你設法叫他

把這藥吃下去。』

他說完開開他身後的門，叫我進去。

這是一間會客室一樣的房間，佈置很精雅，裏面有一個男子坐在沙發上，一個看護坐在他的旁邊，還有一個看護立着。我拿着藥進去，我不知道應當說甚麼話，用甚麼方法。那個男人無疑地就是病人，他並不瘦，但是面色嫌沒有血，眼睛發着恍，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我，最後他站了起來，有三分驚慌，三分怕，還有四分似乎都是『問題』。就在這一瞬間，我靈機一動，擺出非常莊嚴的神氣，伸着手走過去，我說：

『請你坐着，不用害怕。我是從東方來的，帶着東方的靈藥來治你的病，越吃得快病也好得越快』，這是舊約的古語，聰敏人家都記得的。』

一位坐着的看護這時早已預備了一杯水站在一旁，病人對我看了看，就拿我的藥放在自己的口內，看護就給他水喝。